

(短篇) --那一天

作者: 微語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--那一天

醒來後，眼看過去，一名白衣黑髮男子正坐在床邊。

男子發現了我的視線，開口說：「早安。」

我在床上坐起來，環視四周後，視線回到他的臉上說：「早安。你是？」

男子注視我，仿佛能看穿我的內心一樣，說：「我是來實現你的願望的。」

我笑了笑：「我只想了無牽掛地離開吧。」

「那麼，你的牽掛就是你的願望了。」

我心裡面想着，並沉思了一會。

男子看着我，他的眼睛把我拉向自己的內心，向內心深處探索，他問：「你心中最深層所想的願望是？」

我在心裡探索，沉默了很久。

「我想到畫展。」

過了幾秒，我才發現自己把話說了出來，只見男子對我說：「好。我們走吧。」

在我來得及反應時，男子把手放在我的額頭上，我的身體變得輕盈，慢慢地漂到天上去。

飛了一會，到了另一個地方。

在一個博物館中舉行的畫展，多幅畫在此展出，有山水畫，抽象畫等等。

我走到其中一幅面前，一幅人象畫。畫中一名女子，烏黑的秀髮，圓滾的眼睛，五觀標誌，看上去大約十五六歲左右，她正側身看着畫家。

這幅畫有着一個哀傷的名字〈消逝的那一天〉，完成日期是在一年多前。

那個女孩坐在床上，看着畫家。明明那幅畫畫得十分出色，畫中帶有清新的感覺，但我所看到的只有淡淡的哀傷。

男子走到我身旁，看着這幅畫，對我說：「這畫家大概很想念這女孩吧。」

我並沒有作聲回應，只繼續注視着幅中女孩，悲傷的感覺正從心中最深處慢慢浮現出來。

「我想，這個女孩也很想念畫家吧。」

這是我內心所想的話，然而，並不是從我口中吐出，而是從那幅畫的方向傳來。

看着畫中女孩，她就像在安慰我一樣的笑着。然而，這笑容卻令我感到孤單。

她把手從畫中伸出來，摸着我的頭，對我說：「不要讓〈消逝的那一天〉成為畫家的結束，讓他再次出發吧。〈重新出發的那一天〉。」

我眨了眨眼，發現畫中女孩消失了。

我沉默了一會，然後低聲說：「我想到畫室那裡。」

男子聽到後，再次拉我飛上天上，把我帶離博物館。

飛到了一座大廈中的一個單位，男子把我推進去，我的身體穿過了木門進入。

裡面是一間畫室。和一般畫室不同的是，這個畫室已丟空了一段時間，一些灰塵積聚在畫板，畫筆等的工具。

放眼過去，牆上十多幅人象畫，其中大多都是畫同一個女孩，由女孩小時候，到她長成青年時都有。

和博物館的那幅畫同一個女孩。

每一幅女孩的畫都是笑着的，而且每一幅的女孩都是注視着畫家。

在這些畫中能看得出，畫家的畫功隨着女孩的長大而不斷進步。

我看着其中一幅，這幅的女孩年紀是所有畫當中最年幼的，而在畫室中的畫亦沒有一幅比這幅更舊。這大概是第一幅吧。

這幅畫絕對稱不上是一幅好的畫，甚至能用差來形容它。畫中的女孩四肢比例不均，眼睛大得誇張，只是勉強能看得出和其他是同一個女孩。

畫的旁邊有有關這幅畫的說明，它是在十多年前畫的，標題為〈開始的那一天〉。這個標題大概是畫家長大後再起的吧。

雖然這幅畫是畫得最差的一幅，但卻是最能吸引我的一幅。

我的眼睛鎖在這幅畫上，我的內心慢慢地潛入這個女孩裡面，想像着這個女孩和畫家，我的淚水不自覺地滑了下來。

「這個畫家大概是放棄了畫畫了吧，博物館中的女孩畫像已經是最後一幅了。」男子在畫室的四周探索着，一會後，他說：「不過，我想他和他身邊的人都不想他放棄畫畫呢。」

「不是放棄了畫畫，而是那個女孩要消失了。」

這是我內心所想的話，然而，並不是從我口中吐出，而是從那幅畫的方向傳來。

我眼看過去，畫中女孩正用比例不均的身體走向我。

畫中女孩握起我的手，對我說：「讓他再次擁有〈開始的那一天〉，只要有新的動力，畫家就會繼續畫畫，對吧？〈重新出發的那一天〉。」

我含着淚，眨了眨眼後，發現畫中女孩消失了。

男子在一旁注視着我，看穿了我的內心：「那麼，再一次，你心中最深層所想的願望是甚麼？」

-

醒來後，眼看過去，一名黑衣黑髮男子正坐在床邊。

男子發現了我的視線，開口說：「早安。」

我在床上坐起來，環視四周後，視線回到他的臉上，沒有作聲。

醫院外的風聲，房間內的儀器，為數不多的生命，圍繞着我。

我看着男子，開口說：「我想你帶我到畫展。」

男子看着我，有點愕然，他的心入面在掙扎。

隔了一會，他說：「好。我們走吧。」

他走出房間，向醫生申請了後，把我放到輪椅上推了出去。

走了一會，到了另一個地方。

在一個博物館中舉行的畫展，多幅畫在此展出，有山水畫，抽象畫等等。

我們走到其中一幅面前，一幅人象畫。名為〈消逝的那一天〉。

畫中的女子，有着和我相同的樣貌。

男子在我的後方，緊握着輪椅的手柄，注視着這幅畫。

我看着畫，對男子說：「我不想讓〈消逝的那一天〉成為你的結束。」

男子看着畫，說：「然而，到了〈那一天〉的話，我的畫都已經結束了。」

我想了想，轉個頭來，再對他說：「帶我到畫室那裡吧。」

走了一座大廈中的一個單位，男子推着我，走過木門進入。

裡面是一間畫室。和一般畫室不同的是，這個畫室已丟空了一段時間，一些積聚在畫板，畫筆等的工具。

我看着其中一幅畫，畫中的女孩有着和我相同的樣貌，只是比較年幼。名為〈開始的那一天〉。

我對男子說：「我想讓你再次擁有〈開始的那一天〉。」

男子開口說：「你一直都在〈那一天〉裡。但是，當在我再次開始後，你就會消逝了。」然後眼淚不自覺地流下。

我捫摸着他的面，把他拉向自己：「我不會消逝的，我會活在你的畫中，成為你的動力。」

回到醫院內。

我坐在床上，眼前男子在床邊拿着畫簿，沉默不語。

我拿起了畫筆，放到男子手中。

我握着他的手，對他說：「讓我繼續活下去吧。」

-

醒來後，眼看過去，一名白衣黑髮女子正坐在床邊。不，她是坐在畫中的床上。

她就像發現了我的視線一樣，對着我微笑着。

「要重新出發了。」

走了一會，到了另一個地方。

在一個博物館中舉行的畫展，多幅畫在此展出，有山水畫，抽象畫等等。

我走到了其中一幅畫前，畫中一名女子正看着畫家，烏黑的秀髮，圓滾的眼睛，五觀標誌。周圍有着不同的儀器連到女子身上。這幅畫名為〈重新出發的那一天〉。

她就像看到了我的身影一樣，對着我微笑着。

我對着畫中女子說：「我的畫，還沒有結束呢。」

走了一座大廈中的一個單位，我推門進去，身體走過木門進入。

裡面是一間畫室。和一般畫室不同的是，這裡大多都是人象畫。

我拿起畫筆，一旁有一名女子。不，是一旁的畫中有一名女子。

我對她說：「要繼續〈那一天〉了。」

女子就像聽見了我的說話一樣，欣喜地對着我微笑。